◎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阿克硝河流水长

□ 丁祖荣

帕米尔牧场　靳尚谊

皮山境内的河流，有杜瓦河、桑株河、皮山河。河流是南疆生命之源，水流到哪儿，生产和生活就在哪儿兴起。桑株河流经桑株—康克尔—乌拉其—阿喀孜—库尔浪，再翻越桑株达坂至赛图拉，100多公里。境内还有一条古道，克里阳古道，我未涉足。从地图和资料看，要建的阿克硝水库，在恼尔巴提塔吉克自治乡一带。

这天一早，我从和田出发，经过阔什塔格、克里阳，到恼尔巴提。乡长司马义·依明个子不高，长得肚大腰圆，人很随和，乡长干了10多年。出乡不远，来到水库现场，看对面山上，司马义说，54处打了一个洞，看地质情况，才能决定能否建坝。

从坝到阿克硝村20公里，沿着阿克硝河，坝处水流湍急，陡处发出轰鸣声。水从远山来，陡切深邃，站在河边，不敢下视。河把山地切得怪状嶙峋，每近河边，都有颤栗之感。阿克硝河现有一个小型水库，与境内所有河流一样，源自昆仑山，与桑株河源自同一处。阿克硝河流入皮山河，该流域现有20多万亩农田，若阿克硝水库建成，则有43万亩农田受益，后来又说50万亩。

下到河谷，在水边行走，乱石堆岸，水体浑黄，含着大量泥沙。据说河里有白鱼，有桃花石，并无玉石之类。我跳跃行走，不时把手插入河中，感受着流动的冰凉。水从雪山而来，虽经百里仍寒气未尽。走了大约1公里，我们寻路向上。从河到路，深约百米。

车往阿克硝村，一直在河谷中行进，两座桥变换着路。阿克硝河一边是克里阳，一边是恼尔巴提。河边的羊道依旧清晰，那便是克里阳古道。两边可以行驶汽车的路是新凿的，从海拔2455米处，每公里上升50米，最高处2700米。到阿克硝村时，只见两条河，从东、南两个方向流至村尾汇入阿克硝河。在村里，因为日常外来人少，我们一行显得格外注目。村长未见到，见到了司马义的小学老师，他会说几句汉语，由于没有交流而生疏，早先懂得的汉语有些已经说不出来。我们见到老乡都打招呼。他们的衣服和皮肤都是深色，像染了灰尘，怎么也抖不掉，洗不净，甚至连老人长长的胡须也都是灰中带青，无法飘然。

我们进村时，正在进行旧房改造，钱从中央出，几个方面叠加。一般是政府补贴2.85万元，含援疆资金1万元。像这里是牧区，牧民安居费补贴5万元。看到28户聚居，都是统一的，村部被称为物资站，正在建设，电线杆正在搭，不久可通电。这里还没有通讯信号。

这是全国三个塔吉克乡之一，全乡934人，其中910多人为塔吉克人。他们的图腾是鹰。一路前行，胖胖的司马义就有节奏地抖起双手，作鹰飞状。我们在河流交汇处攀走，羊道弯弯，稍有险难。后来我们乘车从河床穿过，南疆大多数河流可以越野而过。在和田，我去看过奴尔水库，主要是土方工程量大，施工有一定难度。

午饭是在乡里吃的，每人一碗手抓饭，老乡给我多加了一块小羊肉。我们边吃边聊，我建议在拦库坝处建一个带有观赏性的公园，把河的陡切，山的壮伟，塔吉克风情展示融合在一起，可以解决老乡的就业，丰富文化生活。这个建议得到随行专家和司马义的认同。

返回时，从车上看对面克里阳古道，人行畜走，路况清晰，我们相约7月丰水时节再来。那时，我要从阿克硝村沿河向上再走20公里，翻越一个达坂，最终到达桑株河道汇合处。回程途经布琼村，夹在两个山脉之间的绿洲，树木葱茂，水流欢畅。有一处，上立文物字样，这里有贝壳之类，亿万年前，可能是大海。斗转星移，沧海桑田。

两个月后，我们沿着阿克硝河向上游塔拉合走去。从阿克硝出村，分两个方向，一向南，一向东。向东过塔拉合翻库勒达坂至阿喀孜，然后向南折，过桑株达坂，进入赛图拉。车径直开往阿克硝村，选择了克里阳古道，向东往塔拉合方向行走。这是阿克硝河上游，水流量大小直接决定了水库的容量和效益。

这次，年轻的艾县长陪同我一起下乡。艾县长是维吾尔族人，高大帅气，曾经在恼尔巴提乡当过乡长，他说到塔拉合至少5个小时。这回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帖木儿，乡党委委员、村党支部书记；一个是塔拉合村77岁老人，老党员居买儿。

帖木儿在前，我相随。他汉语说得流畅，人很精神，行走稳健，如履平地。他对散布百里的老乡情况了如指掌。阿克硝村58户，230多人，主要是牧业，养羊养牛，原来毛驴多，后来通车又有摩托，骑驴行走少了，村两个方向河谷都是牧场，春天赶羊进大山，秋冬回到河谷草场。沿途，我们遇到几个老乡，帖木儿与他们热情招呼。他们在草地旁挖沟，让水流过。我问了农村保障，他们都说有哩有哩。问基本补助，帖木儿代为回答，一一列清。塔吉克人善舞、善良，用帖木儿的话说，开放。我不知何意？大约是无论维汉，不排斥、友好；高寒地带，生活比较随意，安天乐命。

出了村，过了桥，我们一行人顺着羊道继续前行，是为了探究源头，察看水量，看看河谷和两岸山的起伏、植被良莠。这次，我喊上宁睿。他年轻有生气，体质特别好，上次答应带他到野外，他兴奋异常，跑前跑后。年轻就是好。我对帖木儿说，他就是开放。帖木儿哈哈大笑。天很高洁，蓝天、白云，为和田所不见。要不是紫外线强烈，称得上和熙。风特别爽，风送脚步轻，迎风全身爽。无论来回，风总是给人以抚慰。让你在行走中，时时有动的感觉，始终有相随相伴的器物和灵魂存在。若是在河谷，把脚没入河中，水给人以全身的冷峻和警示。河谷的风，潜入了心，抚慰着，激发着我们向更远方向行进。

行至大约离村5公里处，河边石头呈灰黑色，我问艾县长这儿有无煤矿，他说没有。过了200米，帖木儿指着对面一片漆黑的地方，一个5米见方的洞穴，说这儿有煤，上世纪50年代苏联人来挖的，后来没有继续下去。我估计是鸡窝矿、浅层矿，没有开采的价值。沿河床走时，大块的石头，偶有褐色石块，不似上次在布琼河床上所见，都是各种含铜含铅锌的矿。除了风，一路有水声相伴。有时离的远点，隐约听声。走在河边羊道上，水发出轰隆鸣响，可见水量不仅大，而且有相当落差。下到水边时，水流伴着光闪动，像一条亮闪闪的白练传动下去，间或跳动着金银色的浪花。

行至七八公里处，遇到3个老乡，可能是塔拉合绿洲上的。他们斜靠在河边，一任阳光和风，一任时光流逝。羊，悠闲地在远近处吃草喝水。见我们来，老乡起身上前，热情握手。有个老乡对帖木儿说，前面过不了河。我们不为所动，仍继续前行。经过一拐角高处，艾县长他们已落下，我们继续有节奏地走。有段时间，我走在帖木儿前面。一个人，想象着昆仑深处，廓大天地，任我行走，孤独而充满意趣。

大约10公里处，河谷有一绿洲，我们绕着绿洲向源头走去。从上面翻山，可继续沿路前行。我们选择从河谷走到绿洲上风处，无路，只有趟水过河。水流依然湍急。此时汗湿后背，我脱下鞋袜，把脚没入水中，稍顷即又拿出，捧了一口水，无咸涩。盘桓一会，起身过桥向绿洲走去。

桥是吊桥，用三根绳索穿过。过吊桥，行至一半开始晃动，我躬腰缩背，一路小跑入对岸。绿洲在河谷，依附山，半月形，水从北侧绕行。绿洲大约5公顷，各种草疯长，比庄稼都好。还有成片的杨树，风吹树叶，沙沙作响。三处房屋，几户人家，有农田，种了大麦，人不吃，喂牲口。种了豌豆，我寻一棵摘了荚，剥壳生吃，粒饱满，味清香。进入塔拉合，从桥边径向南边的山走去，大约100多米，忽现通往南山的羊道。我问后来的跟随者，能否从南边回，他们略显犹豫地说，有的地方路窄，过不去。

跟随着帖木儿，身边又多了一个老人，叫居买儿，77岁。衣着旧白，人很精神。胡须青黑中夹杂灰白，眼睛深凹，神情自然。我们到了他的家，房屋收拾得很整洁，房顶设计有特点，凸出一块，四季光线可投入堂屋中。握着老人的手，刚劲粗砺，树皮的感觉。搂着老人的肩膀，骨骼感明显。大家感觉很亲切。我看到柱子上有琴，便请老人弹拨。老人取下后，是一把六弦琴叫热瓦甫，琴被岁月磨得发白发亮。老人试弹了几下，未成曲调。我对帖木儿说，塔吉克善舞，尤其是鹰舞，还做出了鹰状。老人接着说，希望我们帮助修桥，把吊桥改成可以方便行走的桥。可惜这里，只有这个老人，其他人都走了。老人急忙说，还有人哩，他女儿下午回来。

回程时，我们在遇到三个牧人的地方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妇人朝这个方向走，不知是不是他女儿。坐了一会，老人说要宰羊请我们吃饭，我们深谢并离身。老人拿起了琴，送我们到桥头，并要求和我照像，我搂着老人开心大笑。在塔拉合村，与居买儿老人，一个瞬间的永恒。老党员的坚守，让我们深受教育。专家说，水库修成，可能塔拉合要被没入水中，需要实施搬迁移民。不过，阿克硝河流出的是幸福之水，更多的绿洲会在河两边生长出来，塔吉克老乡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将得到很大改善。

和帖木儿一路行走，我问路边长在树刺上，结着红色紫色的果。帖木尔说是野枸杞。我说可以采摘，是很好的草药。昆仑深处的野生果是神果，拿出去卖，可以给老百姓带来收入。后来，帖木尔到皮山指挥部驻地，不好意思说起，他想到县城来，能照顾上初中的孩子。我耐心劝说，马上要建水库，需要像你这样的村书记。孩子学习有什么，我们老师可以帮助。我们聊得很愉快。

这是2014年夏天的事了。现在，阿克硝水库早已开工。阿克硝河流水长，两边绿洲草长水美，驴儿叫，羊儿欢，塔吉克老乡幸福美满地在这里生活。

有一种花叫玫瑰

□ 杨 蕊

生命万岁　弗里达·卡罗

那是一株娇艳的玫瑰，带着晨露。虽然边缘的花瓣已经呈现锈色，但生命的美丽依然。

是在一种伤感和激动中读完弗里达·卡罗，20世纪墨西哥最富传奇色彩的女画家，隐隐感觉她就是那株带露的玫瑰，孤独挺立，以蹒跚的姿势生长着。

弗里达是以生命在绘画。这位著名的女性，就像与她同时期的中国女画家潘玉良一样，打破和蔑视世俗传统，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传奇。

6岁，弗里达患小儿麻痹症，右腿终生瘦弱。

18岁，经历一场有轨电车事故，脊柱断裂，骨盆破碎……几十次的手术，几十件钢质和石膏胸衣，杜冷丁、酒精、烟草充斥她的生活，最终弗里达在47岁过早结束了她痛苦的一生。

躺在病床上的那些时间里，窗外蓝天白云舒展着身姿，弗里达灵魂中加入了更多对美的向往。于是，胸前的石膏上有了一只只彩色的蝴蝶在飞舞。她不停地画着，希望自己是那只蝴蝶，没有烦忧，可以自由飞舞。在家人爱护下，弗里达像蹒跚学步的婴儿，最终站了起来，这是她生命的新起点，也是她艺术的起跑点。当她开始不停地画着自己的生命时，这个矮小的女人得到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里维拉的关注。22岁的弗里达走进42岁里维拉的生活，他们经历了结婚、离婚和复婚，开始了狂热而艰辛的爱情马拉松。里维拉是她艺术的一个向导，让她的艺术创作和人生思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面目。

弗里达终其一生都在画自己。“我画自画像是因为我是如此孤独，是因为我最了解的人就是我自己。”由于狭窄的生活环境，弗里达只能在镜子前反复绘制大量自画像以及为身边的亲人画像，她一生共留下150多幅作品，其中自画像近1/3。她的肖像画《相框》被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收藏，陈列在蓬皮杜现代艺术博物馆。

读弗里达的画，打动人的不是墨西哥19世纪肖像绘画的技法，这个将眉毛连接起来画在画布上的女人，其实就是生活中真实纯粹的弗里达。这位酷爱在衣服、鞋子上绣满中国传统图案的画家，虽然行动不方便，但她的灵魂在编满的枝叶间伸展，自由地呼吸，也呐喊，她的画就是对自身痛苦生命的叙述。

由于车祸原因，不能孕育生命，油彩下就有了病床上对生命的憧憬与呓语，那些画就是她的孩子，弗里达是在画自己的人生。她的作品赢得了米罗的拥抱、康定斯基的赞扬，杜尚、毕加索等超现实主义大腕的贺词让弗里达开心不已。展览上，毕加索直视弗里达自画像的眼睛对里维拉说，你我都画不出像她这么好的自画像。布勒东认为弗里达是一位超现实主义画家。“我从不知道自己是超现实主义者，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风格”，尽管弗里达并不认同，但她的作品已经得到超现实主义大师们的认可，她能挽着毕加索的胳膊参加杜尚的聚会，走入现代艺术的最高殿堂。

当弗里达躺在架子床上被抬着参加个展开幕式时，她画中的生命因为很多人的支持更加坚强。里维拉是真正深刻理解弗里达的人，他在一封信中对朋友说：“她的画尖刻而温柔，硬如钢铁，却精致美好如蝶翼；可爱如甜美的微笑，却深刻和残酷得如同苦难的人生。”

弗里达生前最后一张画——以西瓜为主题的静物画《生命万岁》，让人无法回避由她的生命力和乐观带来的魅力。“但愿过去是幸，但愿永不归来。”弗里达是真的不想再经历那浑身痛楚的一生。诗人卡洛斯·佩利瑟献上了深情的十四行诗：

你将永远活在大地之中，你将永远是一次光芒四射的暴动，每一个黎明开出的英雄的花朵……

玫瑰是一种阳光的花，弗里达生命中所向往的，是没有任何痛楚的生活，像一朵盛开的玫瑰，抖落身上的晨露，平和灿烂地微笑。

难忘华池“刘巧儿”

□ 闫晓峰

华池出了个刘巧儿。

1943年农历四月初六，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华池县，当18岁的封棒儿沿着柔远河谷从家乡悦乐一路南下，第二天赶到陇东分区行署所在地庆阳县城，寻找分区专员马锡五为自己的婚姻案告状时，她可能想不到，她本人连同这桩婚姻诉讼案，将会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追求婚姻自由提供了一个实证样本。此后不久，一个名为“刘巧儿”的艺术形象，将诞生于陕甘宁边区并传遍整个解放区，继而传遍大江南北。

一

我与艺术中的刘巧儿第一次接触，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时的事。那时，学校会在大食堂放映电影。放评剧电影《刘巧儿》，我去时已经开演，只好站在凳子上看完了整场电影。对于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学生来说，似乎只记住了主演的名字叫新凤霞，对评剧的调调灌了个耳音。而《刘巧儿》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家乡，其原型人物叫封芝琴，对此更是一无所知。

第一次见到封芝琴老人，是参加工作以后的事。上世纪80年代初，初春的一天，我在地区农机局工作，陪省上下来的工作组到华池出差，半路上不知哪位领导提及，你们华池有个刘巧儿是中国名人哩，名气很大，咱们顺路去看看她。

记得那天我们出了西峰，一路向北，临近中午时分，到了一个叫张家湾的路边小村子。车停在河边公路上，沿着左手边西山爬上十几米一道斜坡，有不太大的一个小院，面北朝南，有三孔窑洞，普普通通大山里庄户人家的模样。

封芝琴老人当时60岁左右的年龄，一身蓝布褂，头上系块毛巾，热扑扑、笑盈盈地跑前跑后招呼大家中窑里坐，又是倒水倒茶又是要做饭给大家吃。挂在窑墙上的照片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好像她先一年从省上参加人代会回来，有人指着照片向她问这问那。她华池方言说得慢条斯理，不紧不慢，双眼炯炯有神。我和大家一样，沉浸在一种好奇兴奋的情绪中。都说了些啥话，今天一句都想不起来了，但当时那种氛围至今似乎还感受得到。

临出院门，不经意间，一阵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从耳边传来，回头一望，窑门山墙上的小燕子正叫得欢。

二

自那儿以后有20多年，我再没机会同封芝琴老人见面。工作闲暇翻书，才知道文艺作品对“刘巧儿”婚姻案的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

最先出现的，是在1944年10月9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刊登的美术家古元木刻版画《马锡五调解婚姻纠纷案》。

1945年，在陇东中学当教员的袁静编写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在延安公演大获成功。剧本情节出自封棒儿婚姻诉讼案，但对人物的姓名进行了修改，除“马专员”不变外，封棒儿改为“刘巧儿”，封彦贵改为“刘彦贵”，张柏儿改为“赵柱儿”，并以“告状”为剧名。《刘巧儿告状》上演不久，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来到延安，依“刘巧儿告状”的故事，改编出《刘巧团圆》，并四处说唱。《刘巧儿告状》《刘巧团圆》一时风行解放区，被改编成多种地方剧，在全国上演。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掀起文艺界宣传新婚姻法的高潮，为配合新婚姻法宣传，开始对《刘巧儿告状》和《刘巧团圆》进行改编。到了1956年，新凤霞主演的评剧电影《刘巧儿》上映，刘巧儿这一艺术形象走向全国。

在文艺作品一次次的塑造中，封芝琴从事件主角逐渐隐身到幕后。刘巧儿的原型是封芝琴，今天若问起，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吧。

三

1924年5月15日，封棒儿出生于甘肃省华池县温台区四乡封家园子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按现在行政区划，应该是城壕乡火连湾村张巴塬村民小组。

封棒儿不会忘记，在城壕川召开的劳模表彰大会上，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宣讲新婚姻法带给自己的激动与兴奋。挣脱捆绑在妇女身上的绳索，争取婚姻自由，她的初心种子，也许就是在这个红色年代里，生根发芽。

2005年，我被派到华池县工作，到2009年调离，4年间，我不记得陪上级领导、外来客商到她家里去过多少次。70岁过后，封芝琴老人患上了糖尿病，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听力也不如从前，但不管天气迟早，来人多少，但凡有客人来，她都早早地迎候在大门口，双手拉着客人的手，一小步一小步缓缓地走着，仔细辨听来人的每一句问话，她还是用那么亲和的语气一句一句清楚地回答，从容、耐心。她成了庆阳革命老区一张靓丽的名片。

四

2009年离开华池调任庆城工作后的第一个重阳节，我同县上的几位同志专程回华池看望封芝琴老人。老人说，我离开华池后，有次她到庆城想找我，不知我人在哪里，就在县委大门口的石头台子上坐了一上午。她叙说间不知怎么就落泪了，惹得在场的人都泪花满眼圈转。

2015年2月12日晚上9时多，我赶往延安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接到电话说封芝琴老人去世了。望着车窗外车灯照射下飞驰而过的黑黝黝的山峦，我陷入了深深的哀思。一段光阴，正像这车窗外的山脉，刹那间就被抛在了车后，流逝的光阴，给了封芝琴和张柏儿这对夫妻向往光明、追求婚姻自由的最好见证和说明。

今天重新欣赏“刘巧儿”系列艺术形象时，容易忽略甚至忘记创造传奇的“封芝琴”们。她们生生不息、坚韧不拔，在平凡中创造奇迹。

又到燕子北归的季节，恍惚间似在梦中，我又瞧见几十年前封芝琴老人家院子里穿飞的燕子，直楞楞扑到我眼前。那山、那水、那人，还是那么亲切熟悉。

燕子归来，留香依旧。